

丢掉的是垃圾,捡起的是素质

□朱永春

我读大学时,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也是诗歌的繁荣期。读物理专业的我,也沉醉在诗的世界里。除了国内青年诗人的作品,我也爱读狄兰·托马斯、马雅可夫斯基和金斯堡等国外诗人的诗集。为此,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,同学们除尊称我为“疯子”外,也有不少人给我冠以“诗人”的称号。

我的“诗作”非常高产也非常短命。每天吃完晚饭回教室,我都会信手在黑板上写满一串串诗句,然后被值日生擦个一干二净。刚开始,同学们觉得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,毫无诗意和美感。慢慢地,他们开始认可甚至欣赏,或许是物理专业的诗歌鉴赏能力确实在提高,或许只是因为我诗歌大赛中获奖了……

许多年之后,我这个“校园诗人”成了中学里的一名班主任,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,唯恐避之不及;但我竟不觉得苦,倒觉得十分有趣,甚至不乏几许诗意。

班主任绕不过去的一项挑战是搞好班级的卫生工作。

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民和新居民家庭,父母忙于生计,疏于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。

其实,卫生状况能够影响情绪,不良的卫生习惯很容易酝酿出不良情绪,比如到处丢弃的废纸,会污染

环境,也破坏好心情。

好在情况有变化。那天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,我有一节班会课。

我寻思最近班级运转一切顺畅,想调班会课挪作他用。因为众弟子终日在教室里埋头用功,我想给大家放个风。

但学校政教处对班会课的开展盯得很紧,我这么做会有违规的风险。于是,我搞了个“你扔我捡”的小组竞赛活动,属于劳动教育、环保教育,这样就师出有名了。

我给全班学生分组分区,让他们去学校的各个角落捡垃圾,借此沐浴一下明媚的春光,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下课前,学生们按时回到教室,还拖着或抬着一袋袋垃圾。

我按照事先定下的评分规则,根据每个组获得的“战利品”多寡评出名次。活动总结时,我指着那些鼓鼓囊囊的袋子问:“今天才发现,原来咱们的校园里被扔了那么多垃圾,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扔的?”

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辩解:“朱老师,我们班的同学素质那么高,绝对没人会乱丢垃圾的。”

“肯定是其他班级的一些低素质的同学扔的。”小施提醒我。

我笑眯眯地问道:“今天你们组获得第一名,凭的是什么呢?”

小施想也不想就回答说:“凭我

们组捡到的垃圾最多。”

我把头摇成拨浪鼓。

学生们见状,无不露出惊讶和疑惑的神情。

我心里越发乐了,继续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错,你们组得了第一名,可不是因为你们捡的垃圾最多哦。事实上,你们各小组今天并没捡到任何垃圾。”

学生们见我在讲台上睁眼说瞎话,都面面相觑,不解中夹杂着担心:咱们班主任这是怎么啦?

我说:“刚才小施说垃圾是低素质的同学丢的,我觉得需要改一下说法。应该说,丢垃圾的人其实是在丢掉自己的素质,所以他们的素质才越来越低下。所以,你们明白了吧,为什么朱老师平时见到丢在地上的废纸总是乐呵呵地捡起来?小施,请再回答一下我前面的问题,你们组获得第一名是因为什么?”

小施挺直身体,骄傲地大声回答道:“因为我们组今天捡到的素质最多,我们获得的素质最高。”

我点点头,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:既然我们已经把捡垃圾活动的审美升级了,何不继续推进呢?恍惚之间,大学时的“诗人体质”又回到了我身上。我想起雅克·普列维尔的一首诗《公园里》:

一千年一万年/也难以诉说尽/
这瞬间的永恒/你吻了我/我吻了你/
在冬日曦微的清晨/清晨在蒙苏利公

园/公园在巴黎/巴黎是地上一座城/
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。

“同学们,今天你们在哪里捡的垃圾?”

“在学校里。”

“学校在哪个镇?”

“濮院镇。”

“濮院镇属于哪个省?”

“浙江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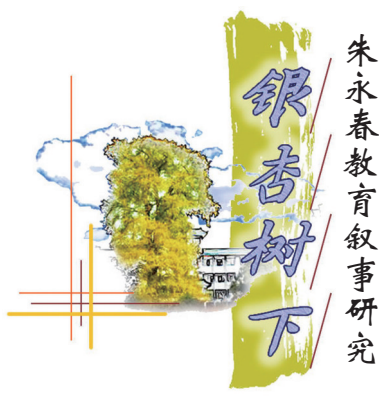
“浙江省属于哪个国家?”

“中国。”

“中国在哪个星球?”

“地球。”

诗人附身的我感慨道:“是的,同学们,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叫作地球的星球上捡垃圾。而且,就因为我们这一节课的劳动,这颗美丽的星球变得更干净更美丽了。老师真心谢谢你们。你们在我心中是一个个可爱的宇宙环保小卫士。”

□杭州第十四中学
附属学校 叶丽君

每个人都是王牌

春日的校园弥漫着玉兰花香,但707班的教室里却笼罩着淡淡愁云。

继去年校运动会团体总分憾失冠军后,今年卫冕篮球赛冠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:我班绝对主力小J要备战区跳远比赛,这意味着剩下的队员必须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。

在首次队内会议上,我捕捉到队员眼中的迷茫。这支曾所向披靡的队伍突然失去“王牌”,就像折翼的雄鹰在失意地徘徊。

“还记得去年夺冠时,我们为小J的压哨三分球欢呼的场景吗?”我一边展开战术板一边分析,“但要想获得胜利,应该让每个位置都成为得分点。”

体育委员小L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:“老师,我们不是一个人的队伍。”

这句话点燃了团队的斗志。学生们利用午休时间、体育课和晚辅前的间隙加强训练,尽全力提高每一个队员的技术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。体育教师在课余时间指导训练,语文教师带领学生设计加油口号,后勤教师也在夜幕降临时主动亮起球场灯光……

大赛开始了,前面几场班级对决我们赢得比较轻松,但暴露出一些问题,尤其是半决赛的险胜暴露出关键问题:部分队员在内线不敢对抗,中锋有很多本该得分的球都没进,这都是因为没有破除过度依赖无法上场的王牌队员的心理惯性。

数据显示,中锋小M传球率75%,远高于正常水平。这说明,他将很多机会移交给了队友,却忘了他自己的进球率其实也很高。

“你们在害怕什么?”我当头棒喝,将录像暂停在某个进攻节点,“看,如果在这个空位果断突破……”

数学课代表突然悟了:“就像解几何题,辅助线越多反而越容易把问题搞复杂。队员在场上,该冲时就要冲,不能太犹豫。”

这个跨学科类比让队员们豁然开朗,也让他们更加明白信任队友、放手一搏的重要性。

接下来的训练,队员们更加努力,还创设了很多新的训练法,如用蒙眼传球培养默契,用负重对抗增强自信。

决赛当天天气晴朗,上半场比赛下午3点开始,我方队员要进球的篮筐正对太阳,阳光刺眼,给队员们又增添了一点心理压力。

比赛进行得很不顺,上半场对方以身高优势压制内线,我方中锋屡屡失误,错过了很多上篮机会,造成双方比分非常接近。你追我赶,场外加油的学生心情也如坐过山车。

看着暂时落后的比分,小J坐不住了。他借来替补队员的球衣,做好挨骂的准备想要上场。没想到被刚参加完教研活动赶回学校的跳远教练看到,制止住了,并严肃地告知受伤会影响区赛发挥的风险。

我看到小J在边场焦灼地踱步,也看到了他的勇气和荣誉感。

中场休息时,我方落后2分。小J马上用战术板给队员讲解他的攻防策略。

下半场我方获得罚球机会,艺术课代表小F主动请缨:“我每天放学后要练50个投篮呢。”他眼中的坚毅让人无法拒绝。篮球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,小F为我们赢得了关键的1分。

终场哨响,记分牌上定格着21:20的比分,我班欢声雷动。

我注意到更多细节:小J扶起对方摔倒队员,两人握手鼓励;小W主动分享 MVP 荣誉,让大家一起拿着奖杯合影;还有我班的啦啦队员将自制冰袋分发给双方队员……

“冠军不是奖杯的重量,而是我们托起彼此的力量。”在赛后的主题班会上,学生们的话语充满哲思,印证了“五育”并举的成效。这场胜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,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自己的王牌。



学习“拿捏”

为了让非遗文化浸润校园,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中心小学将3月份学生活动主题定为“非遗活动月”。学校将许多非遗项目引入校园,让非遗传承人与学生面对面。糖画、剪纸、拓印、面塑、金箔画……学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,开阔眼界,收获满满。图为学生在观看面塑表演。
(本报通讯员 罗志国 葛月红 摄)

那蹿升、绽放又滑落的烟花

□文成中学 金舒妮

“运动会之后,和班里的男生、女生处得都挺好的吧?”我暗戳戳地点了一下小苏。

“老师,你是不是知道我和小季在谈恋爱?”小苏难为情地低下头。

我震惊万分。小季明明说小苏暗恋她,怎么在小苏嘴里成了他们在一起谈恋爱了?

少年的爱恋像划过天际的烟花,在青春的画卷上瞬间绽放。早恋,是青春期的一个敏感话题,虽然不是洪水猛兽,但会影响学习是不争的事实。如果处理不好,往往事与愿违。

我沉住气,听小苏把事情“全招”了。

运动会期间,小苏对小季心生好感,便向小季表白,小季也接受了小苏。但返校之后,小季对小苏不冷不热,这让陷入“热恋”的小苏摸不着头脑。

“你喜欢小季什么呢?”我问。

小苏想了好一会儿,害羞地回答:“我喜欢她开朗的笑容,我喜欢她努力认真,我还喜欢她长得漂亮……”

“咱们班有好多个开朗、努力、漂亮的女孩,你为什么不喜欢她们,只喜欢小季呢?换言之,如果没有小季,

你会喜欢她们吗?”

小苏一下子被我问住了,挠挠头,支支吾吾地说:“这是一种感觉,我只喜欢她。”

少年爱恋的烟花是充满变化、极不稳定的,他们往往欠缺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,关系一般难以持久,甚至会给双方的心理带来伤害。

“你向往的感情是怎样的呢?”

“双向奔赴。”这一次他不假思索。

“很好,那你觉得这段感情是双向奔赴的吗?”

小苏耷拉着脑袋。

我劝慰小苏,何不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来考验这份感情,只有经过时间的历练,说出“我只喜欢她”才能更有力度。

“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,你应该知道,高中三年时间和精力的宝贵。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人生,怎么能保证她的?”

小苏愣了一愣,点头回应。

把小苏这头的烟火星星掐灭之后,接下来是小季。我默默观察了她几天,被她发觉,她主动来办公室来向我坦白。

小季是留守儿童,父母对她关心较少,对于小苏突如其来的告白,小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她分不

清是感动还是喜欢,就答应了小苏。但一回到学校,她就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学习,于是恢复了理智,向小季提出分手。

但此时的小苏已经无法按捺情感,拒绝了小季的分手请求。

因为情绪的不稳定、心智的不成熟,少年懵懂的爱恋就像烟花般闪现,最终都会陨落。

我第一时间给小季妈妈打了电话。在电话里,小季说的情况得到了证实。小季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加之去年有了二胎,对小季的关心少之又少。这次电话家访对小季妈妈触动很大,之后直到现在,每晚她都会和小季通电话,聊学习与生活。

作为班主任,我深知只有从内心打动学生的教育才能扎根。然而,在高中阶段还会有很多“小苏”和“小季”,他们往往情不知所起,也不懂什么是爱,更无法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感情,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分寸。

早恋的烟花已然绽放,这份悸动无法阻止,这敏感话题也无法回避。于是乎,我选择开一场特别的班会课来引发学生思考。

班会课主题为“如何才能爱一个人”。课上,我播放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辩论赛视频,学生们渐渐地卸下防

备,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小组讨论。

汇报环节,每个小组派代表将观点写在黑板上:“坚贞不渝”“无怨无悔为对方付出”“能够包容和接纳他的所有”“为对方着想,呵护他,保护他”“互相尊重理解,共同进步”……不一会儿黑板上写满了。

最后一个小组的代表正好是小季,她忐忑地走上讲台,写下:“自爱也是爱的一种方式。”

当我的目光落在小苏身上时,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接着,我让学生们针对黑板上的观点继续思考,如果对某观点持反对意见,可以上台说出理由,并将观点擦去。

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“包容和接纳他的所有是不对的,当对方挑战你的底线时,如果你还包容那就太没有尊严了。”

“还有吗?”我笑着邀请,学生们纷纷上台分享。最后,黑板上只剩下“爱是双向奔赴”“互相尊重理解,共同进步”“自爱”这三个观点。通过思辨式讨论,学生们似乎了解了爱的真谛。

班会课之后,小季和小苏恢复了往日轻松自在的同学关系,各自在期中考试中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。